论卡拉姆津小说中的感伤主义伦理思想

A Study of Karamzin's Sentimentalist Ethical Thought

吴 笛 (Wu Di)

内容摘要: 18世纪俄国著名作家卡拉姆津具有深邃的感伤主义伦理思想。他所创作的《一个俄国旅行者的书简》、《贵族女儿娜塔莉娅》和《可怜的丽莎》等一系列中长篇小说,传达了其独特的伦理思想。卡拉姆津感伤主义伦理思想的精神实质,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坚持以敏锐的思维和"一颗善良的温存的心灵"来抒写人类的苦难和"人类不幸的历史",激发人们的宽恕与同情。不过,他主要探索的,是怎样摆脱人类不幸历史命运这一思想的桎梏,走出伦理困境,获得对自由平等的理想社会的眷恋与向往;二是主张在摆脱伦理困境的同时,力图成为理想的伦理楷模。为了实现这一选择,必须强调公民义务和公民责任,只有服从于社会和国家的利益,才能摆脱小我,从根本上走出伦理困境,达到理想的境界,从而赢得社会的尊重和生存的意义。

关键词:卡拉姆津;小说创作;伦理困境;伦理思想

作者简介:吴笛,浙江大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俄罗斯文学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本文是 2018 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俄罗斯小说发展史"【项目编号:18AWW005】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A Study of Karamzin's Sentimentalist Ethical Thought

Abstract: Nikolay Karamzin was a famous Russian writer of 18th century with a deep sentimental ethical thought. His novels and novellas such as *Letters of a Russian Traveler*, *The Aristocratic Daughter Natalie*, and *The Poor Lisa*, express his distinctive ethical thought. The essential spirit of Karamzin's ethical thought includes two aspects. Firstly, he insisted on the expression of human misery and "the unfortunate history of the mankind" with the keen thinking and "a kind and affectionate heart" in order to motivate the forgiveness and sympathy. Besides, what he explored is how to cast off the spiritual shackle of historical destiny of the unfortunate mankind, get rid of the ethical dilemma, and realize the yearning for the equal and ideal society. Secondly, he laid stress on civil duty and citizen's responsibility in order to be subordinated to the community and the country, and become the ideal example or moral model. He thought that only in this way could

the people walk out from the ethical dilemma, achieve the desired state, win the respect from the society, and gain the significance of living.

Key word: Nikolay Karamzin; fiction writing; ethical dilemma; ethical thought Author: Wu Di, Professor and Ph.D. supervisor at the Institute of World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310058 Hangzhou, China).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English literature, Russian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mail: hzwudi@yahoo.com).

18世纪俄国著名作家尼古拉·卡拉姆津在长篇小说《当代骑士》的第 四章中写道:"到处都有斯芬克斯之谜,其至连俄狄浦斯本人也无法回答。 玫瑰虽然凋谢,荆棘却留存下来……一个幸运的青年的生命,本可以称为 命运和自然的微笑,却可以像流星一样,在瞬间之内凋亡"(Карамзин Т.1 761)。卡拉姆津的话语中蕴含着对人类经过自然选择之后的深沉的困惑以及 浓郁的感伤。不过,虽然他的这段话中蕴含着感伤的情调,但是,却充满了 哲理性的表述,表达了他对美好的人类命运的诉求。

一、作家"需要有一颗善良的温存的心灵"

斯芬克斯是"人类从猿进化而来的艺术写照,是人类完成自然选择后的 最初的形象"(聂珍钊 37),然而,她确是人兽共体的形象。俄狄浦斯虽然 揭开了斯芬克斯之谜的谜底,突出了"人的存在",斯芬克斯从而觉得自己 虽然有了人的脸部,有了人的头脑,已经不同于兽,但是,"由她的狮子身 体和蛇尾所体现的原欲又让她感到自己无异于兽"(聂珍钊 37)。所以,斯 芬克斯之谜虽然破解,人的自然选择业已完成,但是,斯芬克斯所体验的"究 竟是人是兽"的存在的困惑,依然困扰着人类。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的抗争 依然存在。作为人在进化过程中残留身上的兽性因子,受到原欲的驱动,依 然存在于人类社会,所以,俄国作家卡拉姆津抱着感伤的情调,哀叹人类世 界到处存在的未被俄狄浦斯"破解"的斯芬克斯之谜。在他看来,要想真正 破解斯芬克斯之谜,作家应当具有一颗感知人类不幸历史的善良的心,应该 与人类同甘苦共命运,以敏锐的思维与善良的心灵感受并且抒发人类的苦难。

在其思维活动中,卡拉姆津总是以自己的作品呈现自己的感伤主义的伦 理思想。卡拉姆津不仅是一位在诗歌创作领域和小说创作领域都体现了俄国 感伤主义文学成就的作家,而且在俄国感伤主义文学理论方面同样为这派文 学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在一篇题为《一个作家需要些什么?》(«Что нужно автору? »)的文章中,卡拉姆津论述了感伤主义文学的基本特性。他 写道:"人们说,做一个作家需要才华和知识,需要敏锐的思维和生动的想象。 说得正确,但是这些远远不够。作家还需要有一颗善良的温存的心灵……你 要想成为一个作家,那么请你读一读人类不幸的历史, —— 如果你的心并不

为此滴血,那么你最好把笔丢在一旁,否则这支笔只会向我们描绘你心灵的 冷酷与阴暗"(Карамзин Т.2 120-121)。由此可见,怀有"一颗善良的温存 的心灵"来呈现"人类不幸的历史",是卡拉姆津的感伤主义伦理思想的精 神实质。卡拉姆津特别强调感伤情调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在他看来,对于一 个作家而言,最为重要的不是生动的想象等艺术才华和创作技巧,而是要心 地善良, 感知人类的不幸, 抒写人类的苦难, 激发人们的怜悯与同情。

卡拉姆津所创作中篇小说《叶甫盖尼与尤利娅》(«Евгений и Юлия»)、《贵 族女儿娜塔莉娅》(«Наталья, боярская дочь»)、《可怜的丽莎》(«Бедная Лиза») 以及长篇小说《一个俄国旅行者的书简》(«Письма русского путешественника»), 充分表明他是一位具有敏锐的伦理思维, 善于感受人 类苦难的具有感伤主义伦理思想的作家。

在长篇小说《一个俄国旅行者的书简》中,就有这样明晰的感伤主义 伦理思想。卡拉姆津也因该小说而被誉为"俄国长篇小说之父"(Сиповский 5)。这部作品与作者在国外旅行的印象直接相关,同时,也显然受到了英国 小说家劳伦斯•斯特恩的《感伤的旅行》的影响,尤其在小说形式和基本构 思方面。当然,德国著名作家歌德的中篇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对卡拉 姆津以及当时的俄国作家所产生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少年维特的烦恼》 于 1781 年在圣彼得堡翻译成俄文出版,译者是加尔森科夫。"《少年维特的 烦恼》像在欧洲其他任何地方一样,赢得了读者热切的阅读,并且也被作家 所效仿"(Frank 146)。由此可见,卡拉姆津在随后的90年代的文学创作, 对歌德创作的形式上的借鉴以及思想情绪上的影响也是不能忽略的。

卡拉姆津的《一个俄国旅行者的书简》是一部书信体小说。书信体小说 这种艺术形式为直接表达心绪和传达情感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在小说中所 叙说的一切,对周围的世界、自然、人们以及事件的感知,全都是通过主人 公的感觉展现出来。主人公兼叙述者的基本特性就是紧张的感觉和思维。他 深深感到与友人的别离,觉得自己孤独无援,遗弃他乡。如在第一封信中, 作者深重地感到自己与祖国以及亲人的疏远。然而,旅行者在途中所遭遇的 困难却又使他摆脱了其他郁悒的情绪。

在《一个俄国旅行者的书简》中,占有支配地位的是抑郁的心情,主人 公总是陷于伦理困境,有时候,甚至令人感到,作者似乎不允许自己欢快, 不让自己获得愉悦的思绪。当然,卡拉姆津在作品中主要探索的,是怎样努 力摆脱人类不幸的历史命运思想的桎梏,走出伦理困境。所以,在这部作品 所体现的伦理思想中, 主要是传达作者对生活和幸福的独到的理解。在作者 看来,真正幸福的人,应当具有一颗纯洁的心灵,他不去企求命运的过多的 给予,而是善于与自己和平地相处。幸福的基础 —— 是拥有人与人之间的愉 快的交谈,拥有对大自然之美的感悟,此外还有爱情的欢乐。这样的幸福是 每个人都能够获得的,毫不取决于一个人的社会属性,也不取决于人物所处 的历史时代。可见,在这部基调感伤的作品中,又渗透着哲理的思考,并且 有着对自由平等的理想社会的眷恋与向往。

卡拉姆津的伦理思想常常通过塑造理想的人物形象进行体现。在中篇小 说《叶甫盖尼与尤利娅》中,他就塑造了一系列类似的人物形象。其中的三 个主人公都是卡拉姆津所理想的人物形象,作品中的 L 夫人是一个理想的母 亲,她将全部的热忱倾注于孩子的教育,尤其是关爱自己的养女尤利娅的成 长。同样,叶甫盖尼与尤利娅也是理想的青年,富有爱心,乐于助人,心地善良, 深受人们的爱戴, 甚至受到庄园里的农奴们的爱戴。这部作品"被誉为俄国 文学史上的第一部感伤主义小说"(Hammarberg 132),尽管该作品的叙述 者"我"还不像后期作品那样典型,但是其基调是感伤的,尤其是当叶甫盖 尼在国外读书的时候,他与L夫人以及尤利娅的信件成了两个女人之间的巨 大的慰藉。然而,爱情的欢乐敌不过命运的无常,叶甫盖尼的疾病与死亡增 添了小说的伤感。尤其是在小说结束的时候,尤利娅待在叶甫盖尼的坟头, 她的泪水浇灌着叶甫盖尼坟头的花朵。《叶甫盖尼与尤利娅》这部作品所具 有的爱情题材以及其他一些感伤主义要素在后来的《可怜的丽莎》等作品中 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

正是因为作家有一颗"善良温存的心灵", 所以卡拉姆津在作品中祈求 的是后来被普希金等作家所承袭的宽恕与同情。而且,这一"同情"也在一 定程度上承袭了英国伦理学家大卫•休谟的同情主义伦理思想。"在休谟看来, 道德情感既不来自先天的自私心,也不来自先人的利他心,而是由同情产生 的"(刘伏海 240)。在《可怜的丽莎》中,就充满了这样的人道主义的同情, 作者以自然法则与社会法则进行对照,对贫富差别和社会鸿沟进行反思和批 判。男主人公艾拉斯特是一个贵族青年,头脑聪明,心地善良,但是他性格 软弱,行为轻佻。他本想与世俗的传统观念进行抗争,所以,他能够被女主 人公丽莎的质朴的美所感染,深深迷恋于她。在艾拉斯特看来,一个人的出 身是无法选择的,也是无关紧要的,最为重要的是一个人的心灵。然而,他 又无法摆脱阶级的鸿沟,也难以消除阶级的偏见。当他决心与丽莎相爱并且 山盟海誓的时候,所表示的也是要等丽莎的母亲去世以后,他才有可能娶丽 莎,与她一起生活。这一前提本身就是对平民百姓的一种藐视。而他在部队 里输光了家产的时候,他同样也不打算心甘情愿地选择爱情,与贫苦的丽莎 一起生活, 而是选择与他所不爱的一位上了年纪的富孀结婚, 以便获得金钱, 继续贵族的生活。可见,爱情在金钱面前不堪一击,艾拉斯特所选择的不是 爱情和朴质的生活,而且金钱与贵族的生活方式。丽莎得知艾拉斯特变心之 后,顿时觉得心灰意冷,最后她在与艾拉斯特曾经幽会过的老橡树下,投水 自杀身亡。而且, 更为令人悲痛的是, 丽莎的母亲也因过度悲痛而死。那么, 究竟谁是造成这一悲剧事件的凶手呢?尽管艾拉斯特也感到伤心,觉得自己 就是造成丽莎悲剧的凶手, 但是, 真正造成丽莎悲剧的, 不是作为个体的艾 拉斯特,而是当时普遍存在的社会偏见和传统的观念。从这一意义上讲,丽 莎的悲剧不是她个人的悲剧, 而是社会的悲剧。即使是活下来的艾拉斯特, 一生也是在痛苦中度过的。我们从小说的最后一段的描述中同样可以看出艾 拉斯特的"可怜"之处:"艾拉斯特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都郁郁不欢。得知 丽莎的悲剧命运之后,他无法控制自己,认为自己就是杀人凶手。在他临死 前一年,我认识了他。他亲口跟我讲了这个故事,并且领我去了丽莎的坟墓。 —— 现在,也许,他们已经和好如初了"(Карамзин Т.1 621)。

从这一段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其中悲剧的普遍性。作者向我们强调, 我们所读的整篇作品, 原来就是艾拉斯特自己讲述的, 其实就是艾拉斯特自 己所作的忏悔! 而小说的叙述者,不过是故事的转述者而已,不过是将艾拉 斯特口头的忏悔变成了文字的陈述。正因如此,俄罗斯评论家贝科夫甚至认 为:小说中最可怜的,莫过于艾拉斯特,小说的标题甚至可以理解为"可怜 的艾拉斯特"(Берков 5)。

二、摆脱伦理困境,成为伦理楷模

和谐的社会理想取决于理想的伦理结构。"伦理结构指的是以人物的思 想和活动为线索建构的文本结构"(聂珍钊 260)。在伦理结构中,人物之间 的相互关系是重要的一环,在卡拉姆津看来,和谐的家庭,是理想的家庭伦 理的基础, 然而, 在卡拉姆津的笔下, 复杂的家庭变故、多变的人物关系, 常常使得他笔下的主人公处于一种伦理混乱之中。如何从伦理困境中摆脱出 来,从而成为具有感化作用的伦理楷模或道德榜样,是卡拉姆津的中篇小说 《贵族女儿娜塔莉娅》的主要意蕴。这篇小说所揭示的伦理困境体现在贵族 女子娜塔莉娅在父爱与恋情的情感选择方面。如同19世纪普希金《别尔金小 说集》中的贵族女子,在情人和父亲之间,女主人公选择情人而深深地伤害 了父亲。尽管这部中篇小说的结尾不同于《可怜的丽莎》,没有了那样的悲 剧的结局,但是,在作品的主人公及其经历中,依然有着感伤的情调。

这种感伤情调尤其体现在贵族老爷安德烈耶夫身上。作为莫斯科的一位 富裕的贵族老爷,他慷慨好客,聪明能干,因而深得沙皇的信任。然而,令 人无比遗憾的是,这位年过六旬的贵族老爷,却早已失去了自己的爱妻,于 是女儿娜塔莉娅成了他唯一的安慰和欢乐的源泉。可是,随着娜塔莉娅逐渐 长大成人,并且有了自己的恋情,她也不再依恋于父亲的宠爱。于是,终有 一天,她与一个心爱的男子一起离家出走,住进了密林深处,留下来的年老 的安德烈耶夫格外孤独凄凉。

当然,作品是以"贵族女儿娜塔莉娅"作为书名的,为了加深安德烈耶 夫所受的伤害, 卡拉姆津在小说开头部分就以独特的笔触, 颂扬娜塔莉娅这 位出类拔萃的贵族女性的形象。作品中的开头部分,她被描写成谁都无法与 她媲美的温顺的姑娘:"我们美丽的娜塔莉娅拥有一颗美丽的心灵,她像鸽

· 子一样温柔,像天使一样纯洁,像五月的气候一样可爱,总之,她是拥有一 切美好品质的姑娘……"(Карамзин Т.1 626) 白天的时候, 娜塔莉娅常常不 停地做些手工活儿,到了晚上,她则与其他姑娘们一起玩耍。一个老保姆, 也就是她已故母亲的忠诚的女仆,现在像母亲一样对她照管。娜塔莉娅心地 纯洁善良,成了她父亲失去爱妻之后极大的安慰:"日祷之后,娜塔莉娅总 是分发几个戈比给贫穷的人们,然后走向自己的父亲,带着温柔的爱恋亲吻 他的手。看到自己的女儿一天天变得更为美丽更为温柔,老人家简直高兴得 热泪盈眶,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上帝馈赠了这样的无价之宝"(Карамзин Т.1 628) .

然而,这一切未能长久持续。娜塔莉娅少女时代的无忧无虑,结束于 恋爱时节所陷入的伦理困境。在她生命的第十七个春天的时候, 她突然发现, 大地上所有的生物都是成双结对的,于是,爱的需求在她的心中逐渐萌生, 爱的意识在她身上得以苏醒。她从而变得忧伤,常常沉思默想,因为她不理 解自己心灵的朦胧的愿望。在一个冬天的日子里,当她上教堂做日祷的时候, 她在教堂里发现了一个英俊的年轻人。她立刻明白,这就是她的心灵的归宿。 于是,她默默地听从心灵的呼唤,出于对恋人的情感而断然抛开了自己的父 亲。但她的这一摆脱情感困境的行为,却让自己陷入了伦理混乱。她如同普 希金《驿站长》中的杜尼娅,不顾养育之恩以及生父的不幸,跟随恋人私奔。

她所选择并跟随私奔的小伙子是阿列克塞。一连几天,阿列克塞总是将 姑娘送到她家门口,不敢先开口说话。还是保姆安排两者相见。阿列克塞向 娜塔莉娅表白了爱情,并且劝说她与他秘密结婚。因为阿列克塞担心,她的 贵族父亲是不会认他这个女婿的, 所以向娜塔莉娅承诺, 等到他们结婚以后, 他们再恳求安德烈耶夫答应他们的结合。

他们两人说服了保姆,当天晚上,阿列克塞将娜塔莉娅带到了一个古老 的小教堂里,一位上了年纪的神甫为他们举行了简朴的婚礼。随后,新婚夫 妇带上了年老的保姆,来到了丛林深处。在一间小木屋里,他们住了下来。

作者卡拉姆津为了体现感伤主义伦理思想,在这传统的悲凉故事中,却 安插了一个道德榜样。阿列克塞并不类似于《驿站长》中的骠骑兵。生活在 深林中的时候, 阿列克塞承认, 说自己是被贬黜的贵族刘波斯拉夫斯基的儿 子。三十多年前,一些知名的贵族联合起来反对年轻国家的合法政权。阿列 克塞的父亲没有参与暴动,但是因为遭到诽谤而被捕。不过,忠诚的朋友为 他打开了牢狱的大门。这个贵族父亲从牢房里逃跑了,在异乡生活了多年, 最后在唯一的儿子的怀抱中离开了人世。阿列克塞安葬了自己的父亲,回到 了莫斯科,为的是要重新恢复家庭的荣誉。好心的朋友在密林地带为他建造 了一处避难所。住在深林避难所的时候,阿列克塞经常去莫斯科,正是有一 次在莫斯科,他遇到了娜塔莉娅,并且爱上了她。与此同时,贵族老爷安德 烈耶夫发现了女儿的私奔之事,极度悲伤。他将阿列克塞所写的离别信拿给 沙皇看。看了信后,沙皇立刻命令手下人马帮助寻找自己忠诚奴仆的女儿。 沙皇人马一直搜查到树林附近,但是都没有获得成功。在这段时间里,娜塔 莉娅与自己亲爱的丈夫以及保姆住在密林深处, 过着幸福的生活。

然而,出乎自然的男女恋情只是自然选择的延伸,难以获得真正的幸福。 "在人通过自然选择获得人的形式之后,人仍然处于伦理混沌之中,只有经 过伦理启蒙,人才能产生伦理意识,进入伦理选择的阶段"(聂珍钊 258)。 娜塔莉娅的行为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她尽管过着美满的幸福生活,尽管做出 了舍弃父亲投向情人的抉择, 但是, 她依然陷入沉重的伦理困境, 这个做女 儿的无法忘记自己的父亲。她力图从伦理困境中解脱出来,如何解脱呢?作 者卡拉姆津通过这一人物表达了自己的崇高的伦理思想: 以对公民义务的服 从驱除属于小我范畴的个人情感困境。于是,在卡拉姆津笔下,娜塔莉娅开 始托人了解有关贵族父亲的信息。正是在与外界接触的过程中,她和阿列克 塞了解到了一个重要的消息:他们的国家爆发了与立陶宛之间的战争。阿列 克塞决心参与战争,以便为自己的家族恢复名誉。他决定将娜塔莉娅托付给 她的父亲, 但是, 娜塔莉娅坚决反对, 她不愿与丈夫分离, 于是, 她女扮男装, 自称是阿列克塞的弟弟,与他一起奔赴战场。

小说的结局是一个欢快的结局。娜塔莉娅与阿列克塞的婚姻终于得到了 父亲的同意。经过一段时间的战争,信使为沙阜带来了战争获得胜利的消息。 随后,战争指挥官向沙皇详细报告了有关战争的情况,并且讲述了一对勇敢 的兄弟的英雄事迹,正是兄弟两人毫不顾及个人的安危,率领大家英勇地向 敌人发动进攻,从而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赢得了战争最后的胜利。沙皇亲 切地会见两位英雄,于是得知其中一位是被贬黜的贵族刘波斯拉夫斯基的儿 子。沙皇其实已经从最近死去的一个暴乱者的口中得知刘波斯拉夫斯基是被 人陷害的。而贵族老爷安德烈耶夫惊喜地发现,"两兄弟"中的另一个英雄 正是他的女儿娜塔莉娅。于是、沙皇和贵族老爷原谅了两个年轻人擅作主张 的婚姻。他们回到城中,重新为年轻的夫妇举行了婚礼。阿列克塞成了沙皇 身边的红人,而贵族老爷安德烈耶夫最后也在子孙的呵护下,安详离开人世。

为了增强故事情节的真实性,卡拉姆津在小说的开头和结尾都安排了"讲 故事的人"的角色。这个讲故事的人具有怀旧的心理,为了再现昔日的荣光, 他决定转述他祖父的祖母所讲过的故事。而且,在时隔一个世纪以后,这个 讲故事的人还在一座古老的教堂墓地找到了铭刻着娜塔莉娅和阿列克塞这对 夫妇姓名的墓碑,而这座小教堂,正是他们第一次举行婚礼的地方。

结语

卡拉姆津的感伤主义伦理思想中, 所强调的是怀着一颗善良的温存的心 灵抒写社会和个人的苦难, 以唤起人们的同情, 然而, 更为重要的是, 作为 人类社会的个体, 在陷入伦理困境或发生伦理冲突的时候, 要以公民义务和

公民责任为重。只有服从于社会和国家利益,才能根本上走出伦理困境,赢 得社会的尊重和生存的意义。卡拉姆津在俄罗斯小说发展史上有着独特的意 义和地位。他为俄罗斯小说的最终成型做出了重要的艺术贡献。"在他的创 作中,全面而又明晰地揭示了感伤主义这种创作倾向的艺术的可能"(Орлов 147)。他倡导的感伤主义创作倾向不仅吸引了俄国国内的广大读者,而且在 俄国文学与西欧文学接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所实践的各种形式的小说 体裁,体现了他的感伤主义伦理思想,同时也为俄罗斯小说艺术形式的发展 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展开了俄国文学的新时代"(别林斯基 50)。

Works Cited

别林斯基: 《别林斯基选集·第四卷》,满涛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

[Belinsky, V. G. Selected Works. Vol. 4, Trans. Man Tao et al.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91.]

Берков, П.Н. "Державин и Карамзин в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конча XVIII-начала XIX века", XVIII век, № 8 (1969): 5-17.

[Berkov, P. N. "Derzhavin and Karamzin in the History of Russian Literature at the End of 18th Century and the Beginning of 19th Century", XVIII vek, No. 8 (1969): 5-17.]

Frank, John G. "Pushkin and Goethe",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Vol. 26, No. 66 (Nov., 1947): 146-151.

Hammarberg, Gitta. From the Idyll to the Novel: Karamzin's Sentimentalist Prose,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91.

Карамзин, Н. М. Избранные сочинения в двух томах. Т. 1, 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4.

[Karamzin, N. M. Selected Works in Two Volumes. Vol. 1, Moscow: The State Publishing House of Arts and Literature, 1964.]

—: Избранные сочинения в двух томах. Т. 2, 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4.

[-: Selected Works in Two Volumes. Vol. 2, Moscow: The State Publishing House of Arts and Literature, 1964.]

刘伏海: 《西方伦理思想主要学派概论》。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年。

[Liu Fuhai. Introduction to the Western Schools of Ethical Thoughts. Changsha: Hunan Normal UP, 1992.1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Nie Zhenzhao.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Орлов, П.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XVIII века.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1991.

[Orlov, P. History of Russian Literatur of 18th Century. Moscow: High Education Press, 1991.]

Сиповский, В. В. Русские повести XVII-XVIII. СПб.: Издание А. С. Суврина, 1905.

[Sinovskiy, V.V. Russian Novellets of 17-18 Century. St.Petersberg: A. S. Syvrina, 1905.]